

# 兒女們自己的事

(修改本) (鄧 鄭 劇)

江 天 雪 作  
外 布 晴 白



西北人民出版社

# 兒女們自己的事

——讀者有感

書號：0271

兒女們自己的事（聯鄂劇）

作 者： 江 天 李 晓 白  
列 華  
編 著者： 西 北 文 藝 社  
出 版 者： 西北人民出版社  
（西安西五路138號）  
印 刷 者： 青年印刷廠西北分廠  
（西安南院門正街58號）  
發 行 者： 新華書店西北總分店  
（西安蓮春坊正街巷8號）

10,001—30,000 一九五一年四月初版  
一九五三年一月修訂重版  
定價：（甲）1,400元

# 兒女們自己的事

(郿鄠劇)

——根據東北文藝一卷二期韻華作的「兒女們自己的事」小說改寫——

時 間：一九五〇年春天

地 點：土地改革後的某農村

人 物：

李老萬：五十歲，樸實、固執。（簡稱李）

李 妻：四十五歲，思想開通。（簡稱妻）

彩 霞：十八歲，勇敢、機智。李老萬的女兒。（簡稱彩）

楊 春：二十一歲，互助組長。（簡稱春）

鄭大伯：四十三歲，互助組員。（簡稱鄭）

田 寶：二十二歲，互助組員。（簡稱田）

恩 貴：二十歲，互助組員。（簡稱恩）

張若蘭：三十五歲，紡線小組長。（簡稱蘭）

媒 婆：四十八歲。（簡稱媒）

村 長：三十八歲。（簡稱村）

劉主任：三十歲，區婦聯主任。（簡稱劉）

## 第一場

時間：某天早上

地點：李老萬家

佈景：鍋頭連炕，炕上放着被和針線笸籃，窗戶開着，外邊有樹，牆上掛着毛主席像和貼着翻身年畫；靠窗戶的門旁放着鋤耙等物，地下放一個小桌和幾個小櫈；左首門通向裏間屋，由裏間屋後門可以走到巷子裏去。

(幕前奏序曲，唱婦女自由歌，歌聲由遠而近，幕徐徐上升，彩坐在炕上做鞋，已將完成，聽見歌聲，下炕走到窗前向外看，也隨着歌聲合唱起來，歌聲由近而遠，彩離開窗向左首門走。妻由左首門出，兩人碰面)  
彩：媽，你回來啦，若蘭嫂剛才給我說，她讓我告訴你，紡線小組今天開會……

妻：昨天我就聽說啦，今天早晨你爹去趕集，咱飯吃的早，我紡會兒線再去。

彩：媽紡線真積極。

妻：我還要爭紡線模範呢，你看媽這線紡的又細又勻。  
彩霞，你也該好好學點針線活才對。

彩：媽，紡線線，趕不上你倒還罷了，你怎麼說我針線活也不行，你看這雙鞋做的怎樣？

妻：(接過鞋，細看)哎呀，我的好娃啊，鞋做的不錯，快點做完，給你楊春哥送去，以後就不要再和

他來往了。

彩：（吃驚）媽，爲啥叫我跟楊春斷來往？

妻：孩子，你聽媽話，你已經是十八歲的大姑娘啦！不能再跟你楊春哥在一塊說說笑笑，叫別人看見了，要說閒話。

彩：媽，這話是你自己說的，還是我爹叫你跟我說的？

妻：（唱洛子）爹說媽說都一樣，

女兒事在媽心上，  
要是女兒丟了醜，  
媽媽臉上也無光。

彩：（接唱）女兒把話對媽媽講，  
媽媽有話也別瞞藏，  
我愛楊春勞動好，  
不能跟他斷來往。

妻：（接唱）你愛楊春媽知道，  
媽也愛他勞動好，……

彩：媽，你也愛他勞動好，那你爲啥還叫我和他斷來往呢？

妻：好娃呢，媽對你說吧：你爹這幾天聽了別人的閒話，叫我告訴你，別再跟楊春來往！

彩：聽了別人啥閒話？

妻：啥閒話，都有人把你和楊春的事編出歌來啦，甚麼「楊春愛彩霞，彩霞愛楊春，」還有「翻身婚姻都……都……翻身婚姻都……」

（蘭悄悄地躡手躡腳上）

蘭：（大聲地）「翻身婚姻都自主，勞動人愛勞動人。」大嬸，你說對不對？

妻：啊！你若蘭嫂來了，快坐，快坐！

彩：若蘭嫂，你要做賊，可是把好手，人不知鬼不覺地就進來了。

蘭：做賊的好手，我倒不想當，我倒想當……

妻：你想當甚麼好手？

蘭：我想當一個說媒的好手。

彩：若蘭嫂，這我可要批評你，區上婦聯劉主任講新婚姻法，還沒過十天，你就把反對買賣包辦婚姻給忘了，還要當說媒好手？！

蘭：不怪大家選你當學習模範呢，批評人比砲彈打的還厲害，不過你可不能反對我。

彩：你只要包辦買賣，我就要反對。

蘭：彩霞，你真反對呀，那我就先把你除名了。

（向妻）大嬸，我給彩霞說個人家，你看怎樣？

妻：你真要給彩霞說媒呀！

蘭：那還有假。

（唱洛子轉一串鈴）

區上婦聯劉主任，  
婚姻自由講的清，  
男女親事自己管，  
勞動人配勞動人。  
彩霞學習當模範，  
楊春老實又能幹，

他們自由成對象，  
我說美滿太美滿。  
今天我來做媒人，  
天地日月都喜歡，  
大嬸你要能贊成，  
就算腦筋不封建。

妻：（接唱）我的腦筋不封建，  
封建是她爹李老萬，  
一口咬住老規矩，  
爹許娘配不能變，  
他叫我今天勸彩霞，  
先跟楊春來往斷，  
你來說媒從我願，  
快把她爹來說轉，來說轉。

蘭：大嬸，你放心吧，土地改革都半年多了，大叔腦筋  
再頑固，也不能像塊石頭，楊春和彩霞的自由婚，  
只要大家耐心說服大叔，事就成啦！（回過頭，笑  
臉盯彩）彩霞，你倒反對不？

彩：（微笑，稍帶含羞狀）若蘭嫂，別得理就不讓，  
你和大嬸快開會去吧！

妻：對，你若蘭嫂，我們開會走。彩霞你好好在家看  
門，不要再出去。（二人由側門下）

彩：（撒嬌地）那可沒準！  
（唱崗調）毛市布做的翻身鞋，  
不知楊春愛不愛？

(彩把鞋做完，放在炕上，後台喊：「彩霞在不在家？」)

彩：(出迎，春扛鋤上)

啊，楊春哥，是你。

春：(放鋤)我今早上集去了，還給你捎回點東西，你猜是啥？

彩：我先不猜，你先猜我在家幹啥呢？

春：那我還用猜，不是你昨天就告訴我了，說今天把我的鞋給做好。

彩：你還真好記性，(由炕上取鞋)你看，這雙鞋做的好不好？

(唱洛子)這雙鞋費了多少線，  
這雙鞋磨壞多少針，  
這雙鞋送你好勞動，  
你穿上生產我也高興。

春：(用手接鞋)哎呀，你這鞋還是新式樣呢！

彩：你別不識貨，那是翻身式子。

春：人翻了身了，連鞋都翻了身了，哈哈！

(鞋又放炕上，把手往懷裏一伸)

春：彩霞，這回該你猜啦吧？

彩：那還用猜，你手往懷裏一伸，就和告訴我一樣，不是學習筆記本就是鉛筆。

春：(鄭重地)對不起，我甚麼也沒買。(手由懷裏拿出來)

彩：你別跟我裝蒜，你不往外拿，我就自己翻。(彩

道，春跑，後台反覆唱「楊春愛彩霞，彩霞愛楊春，翻身婚姻都自主，勞動人愛勞動人。」彩捉住春翻衣兜把筆記本拿出)

彩：看你，孫猴子可能跑出我如來佛的掌心。

(本裝兜)

春：你聽，外邊唱甚麼歌。

彩：甚麼歌，你是頭一回聽着？準是你們互助組的田寶、恩貴兩人胡編的，前天我就聽着唱了(笑)。

春：這歌子我真頭一回聽着，不過上回咱倆談，要到區上登記訂婚的事，村裏這兩天可倒是傳開了。

彩：我爹也就為這個事，可生我們的氣了，他和媽昨晚背後地吵了架……

春：偷着吵了些甚麼？

彩：(唱洛子轉一串鈴)

昨天晚上裝睡着，  
爹跟媽媽小聲吵。  
爹罵我給他敗門風，  
自由對象太胡鬧。  
媽媽說爹太封建，  
他罵媽媽把我慣，  
一口咬住老規矩，  
爹許娘配不能變。  
今天他去找媒人，  
讓我跟你關係斷，  
萬一把我許出去，

你看那可怎樣辦？  
春：（接唱）咱村土改將半年，

大叔腦筋沒換完，  
自由婚姻他反對，  
託託媒人試試看。  
彩：（接唱）媒人不用你去託，  
若蘭自動來幫辦，  
今天她跟媽媽講，  
替你做媒她情願。

（合唱）只要咱倆心似鐵，  
不怕前邊有困難，  
政府提倡自由婚，  
不許買賣和包辦，  
若蘭說媒再不允，  
區上登記就肩靠肩……

（李在最後一句歌聲中，捎搭連上）

彩：爹回來啦。

李：（往炕上放褡裢，冷眼看楊春，二人散開）嗯……

春：大叔回來啦。

李：嗯……（坐炕上，點火抽煙，稍後，用力往炕邊上一碰）彩霞，你媽又到那達浪去啦？

彩：若蘭嫂叫她開會去啦！

李：開會，開會，婆娘女子也老開會，新社會啥都好，就這件事我看不慣，一天不在家針針線線，野驥野馬似的胡跑亂逛，不管和誰在一起就連說帶笑，這

成了甚麼樣子？！這成了甚麼樣子？！（生氣地把炕搗兩下）

春：（不安狀）大叔，你住，我下地鋤麥去。（扛鋤下）

李：（背着彩）嗯！

彩：爹，你爲啥生這麼大的氣？誰惹着你啦？！

李：誰惹着我，就是你？！

彩：（將炕上鞋裝進篩籃內）我惹着你啦，我走。

李：（猛轉身）你往那走？

彩：我下地挖菜去。

（李欲言，彩匆匆下，妻由左首門上）

妻：喲，她爹，你回來啦。

李：你沒死在外頭，還回來啦，我讓你和彩霞說的話，你說了沒有？

妻：早晨我跟彩霞說過了。

李：你胡燃！剛才她還跟楊春在一塊連說帶笑，你們倆算把我的老臉丟盡了！

妻：（含笑地）我說她爹：

（唱洛子轉一串鈴）

她爹先別把氣生，

咱倆道理細講清：

楊春勞動生產好，

彩霞配他正相應；

今天若蘭來說媒，

紡線小組都贊成。

李：還提楊春勞動好生產好！他跟彩霞對了象，他讓我

不能出門見人。人活臉，樹活皮，說死說活，我也  
不能把彩霞給他！

(唱洛子)他跟彩霞對了象，  
醜名隨風到處揚。  
婚姻本是爹娘配，  
那有自己作主張。

妻：(接唱)她爹不要死腦筋，  
新社會事情樣樣新，  
婦聯主任講的好，  
政府提倡自由婚。

李：(唱崗調)婚姻自由就不好，  
婚姻自由亂了套！

妻：(接唱)你坐在屋裏不見天，  
封建的腦筋沒換完。

李：(唱洛子轉一串鈴)  
啊！死老婆子反了天，  
說我腦筋沒換完，  
你能養女兒不能管，  
還給添醋又添鹽，  
打你罵你犯政策，  
我用唾沫唾你臉，  
看你再說我封建，  
看你再說我封建？！

(李唾妻，妻躲開，蝶上，正唾到她臉上)

媒：(用手擦臉)哎呀，老萬哥，你怎麼這樣吐唾沫？

李：真對不住，才娃媽，你把虧背了！

妻：才娃媽，你這可是稀客，甚麼風把你給吹來了。

媒：我是夜貓子進宅，無事不來。……

李：請抽烟！（媒接過烟袋抽）有啥事你說吧！

媒：彩霞媽，這回你請我喝喜酒吧，我把你們彩霞給尋到了一個好女婿，就是你打着燈籠走遍天下，也再找不着第二份！

妻：（不滿地）你給尋下了誰家？

媒：就是趙村的趙永發的那個娃，大名叫趙全，現在三鄉當文書，要人才有人才，要文才有文才，和彩霞要配到一塊，那真是紅花綠葉，美的就不能說了！

（唱洛子）天上無雲不下雨，  
地上無媒不成親，  
說媒跑爛千雙鞋，  
這對姻緣好十分。

李：才娃媽，你到他家怎麼說的？

媒：我到趙永發家一提你們彩霞，就把他老倆口子樂的合不上嘴啦，他們早就相中了彩霞，馬上就叫我給合婚。

（唱洛子）老倆口子全樂意，  
馬上叫我給合婚，  
仔仔細細算了算，  
上上上上上等婚。

李：（接唱）姑娘遲早要嫁人，  
難得尋個上等婚，

不知過禮那天好，

請你細細找一找？

媒：過禮日子我都給看下啦，就是後天好，過了後天，  
就得到臘月底了。

(唱洛子) 過禮頂好是後天，  
過了後天臘月底，  
你要願意我回話，  
人家還要買東西。

李：(接唱) 後天過禮你回話，  
彩禮多少沒關係，  
我一輩無兒只一女，  
就爲挑個好女婿。

妻：怎麼？後天就過禮，這是彩霞一輩子的大事情，也  
要跟她商量商量才對。

李：跟她商量甚麼？

(唱洛子) 祖祖輩輩老規矩，  
婚姻父母拿主意，  
這也不是害彩霞，  
爲他挑個好女婿。

媒：彩霞媽，不是我愛多說話，啥事該新的就新，該按  
老規矩辦的，還是要按老規矩辦，咱們誰不是爹許  
娘配。趙永發的娃，你也不是沒見過，就在三鄉當  
文書，還是在省裏學堂念過書的，他爹媽這回也沒  
問他就答應了。

李：(擋媒說話) 算啦，才娃媽，你別對驢彈琴啦，這

事就算成。你今天就到那邊回話去，咱這邊也就準備。

妻：好才娃媽啦，你先別回話，這是我女兒一輩子的事，現在新婚姻法又實行了，她要是扭頭不答應，那可就出了麻煩啦。

媒：（諷刺地）你也不能太信寵女兒啦，婚姻也不敢鬧自由，一鬧自由，可就亂了。

（唱洛子）女兒大了不可留，  
留來留去結冤仇，  
要想門風不丟醜，  
萬萬不敢鬧自由！

李：（怒目視妻）你要不說話，誰還能把你當啞叭賣了，才娃媽，你快去回話吧，別聽她胡說八道！

媒：那我就去回話啦，就是後天，一準後天過禮，呵！

李：（送媒）丈夫一言，快馬一鞭，甚麼事都有我啦！

（媒下，妻生氣，李抽煙）

妻：她爹，你一輩子辦甚麼事都是冒失鬼，咱們就這麼一個女兒，擋在家裏也臭不了！

（唱崗調）不知你安的甚麼心，  
隨便把娃定給人！

（妻正唱時，彩提籃從側門上）

彩：媽，你方才說甚麼把娃定給人？

妻：好娃，媽給你說。

李：你先別說，讓我說！

（唱崗調）姑娘大了要嫁人，

爹給你尋下一門親。

彩：爹給我尋下誰家啦？

李：就是趙村趙永發家那傻娃，叫趙全現在三鄉當文書，十畝地一棵苗，獨獨兒！

(唱崗調) 三鄉的文書工作好，

省裏上過學學問高。

生辰八字全看過，

上等婚姻實在巧。

彩：婚都合過了？！

妻：合了婚還不算，後天就要過禮呢！

彩：(驚疑地) 後天過禮，給誰過禮？

妻：傻娃，除了給你還給誰過呢！

彩：給我，我可沒那福氣，打開天窗說亮話，誰定的，  
將來給誰過！(轉怒)

李：娃呀，不要耍脾氣，爹都是爲你好，爹一輩子就你  
這麼一個，不要叫爹爲難。

(唱洛子) 彩霞要聽爹爹勸，  
別叫爹爹再爲難，  
兒女婚事爹娘管，  
老規矩傳了幾千年。

彩：(接唱) 老規矩，老封建，  
新社會把它要改變，  
我的婚事爹別管，  
嫁誰我自己有主權。

妻：(接唱) 如今婚姻要自主，